

旅行日记（2）——雨，星星，草原。

六月十七日，我终于遭到了火气的报应。

早上起床，左眼周围的五个火气痘让眼睛肿成了一个鱼泡，三层眼皮加可以装水的眼袋，真是好看极了。

我看着镜子哭都哭不出来，于是鼻炎拔刀相助，我立刻打了三个凶猛的喷嚏。

这下眼睛真的呛出泪来，我红着眼睛吸着鼻子出了卫生间，觉得自己像苦情剧女主角。

一上大巴我便开始睡觉，一觉醒来，已经在草原深处了。

蓝天白云压境，远方是深色山丘，眼前是骄阳草地。信号渐渐被这景致吞没，似乎是要前往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境。

云与太阳的相处十分干脆，要遮便遮，要走就走，速度很快，绝不拖泥带水。风云变色，大抵如此。

系统桌面的草原景象，终于亲自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

我看着这景色想：旅游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上厕所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，一边优雅地欣赏草原美景，一边内急到对世界绝望。

第一站，186 彩带河。

我们坐观光车前往观景台，司机告诉我们马上就要下雨了，我们看了一眼车外的盛大光明，不置可否。

过了一个敖包，是一条通往开阔观景台的长廊。

相似的草原，相似的山丘，相似的天空，彩带河弯弯扭扭地嵌在这里，姿色平平。

惊艳的是雨。

司机说的没错，确是要下雨了，只不过雨尚在远方，草原开阔，我们便能在这潏潏晴空下欣赏这奇异的雨景。

一片云下是一片雨，几片遥遥隔着的云朵中间便是晴空。灰白乌云下是一片片迷蒙的雨幕，直接地面，像一块垂下的灰蓝幕布。

我们看得呆住了。

渐渐地，携着雨的乌云从四面八方过来了，我们仍然咋咋呼呼地看得不亦乐乎，几分钟后，狂风骤雨扑面而来。

风大得几乎打不住伞，我们在这飘摇的风雨里乐呵呵地往回走。没走出几百米，风吹走了乌云，雨停了。

远处蓝色的雨幕悄悄换了位置。

第二站，日落。

中午，旅行团落脚在了蒙古包，设施和宾馆几乎一模一样。

随后我们在草原上撕了一场名牌。

这是我第一次撕名牌，简直把我激动得不行，口哨一响，我对准一个姑娘张牙舞爪龇牙咧嘴就冲了上去，勇猛威武得我自己都害怕。

然后我就被撕了。

七点，我们出发去黑山头看日落。

因为坡太陡开不上去，大巴在山脚下就停了下来。太阳已经落在了山头后面，我很害怕会赶不上，背着相机就往山上冲，一脚一片弹起来小蚂蚱，像踩在洒满豆子的蹦床

上，又恐怖又有趣。

几乎六十度的山体爬得我几乎呕血，有的美丽也许需要艰辛来成就，就在体力快到极限的时候，我想，如果我没有爬山爬到快累死，落日还有那么好看吗。然后，阳光洒进了我的眼睛里。

我再走几步，上了山头。

只有光，金色的光，没有温度，没有锐度，我喘着粗气看着它，它沉默无言地照着我，宁静且平和。

可惜看见了夕阳，却没有看见落日。那太阳的底下，彩带河的上方，是一片宽长而绵厚的云彩，太阳落在它后面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回去后下榻的部落已经燃起了篝火，百来人围着篝火又唱又跳，我看了一会，觉得人实在太多，就回去了。

进蒙古包之前，我看了一眼草原九点半的天空，白云厚重，星光寥寥，不禁失望。

十二点，我刚准备上床睡觉，同行的团友敲开了我们的门，问我相机要怎么设置才能拍好星空。

我奇怪地踏出门看了一眼天空，惊呆了。

漫天星光，璀璨夺目，是真正的星空。

我围了个浴巾罩了件外套和她出去研究相机，镜头对准天上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勺子形的北斗七星。我的尖叫差点把附近的人全部喊醒，我赶紧跳起来去喊室友，围在腰间的浴巾松掉了，我抓住一个角继续跑，浴巾绊腿拖鞋绊脚，一条路跑得真辛苦。

室友刚洗完澡，在门口等她开门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颗流星。

三个人守在相机旁边拍星星，一张照片 30 秒，等候的时候我们仰着头聊天，她俩指着一条银白色不明天体说：“那一定是银河。”

我眯着眼睛看了一会说：“我觉得那是云。”

她们同仇敌忾：“是银河。”

我把相机一转：“我把亮度调高，我们来照照看这是什么。”

室友说：“赌五毛，就是银河。”

摩拳擦掌的 30 秒后，银白色长条天体出现在了显示屏上，朵状绵密，有些像云。

我兴奋地拍手：“快快快，一块钱。”

几天后，我们在漠河发现，眼前这条的带状天体，的确是银河。

夜晚的草原温度在十度左右，我蹲在寒风中拍了一个小时的星空，期间室友一直站在旁边陪我。

光线太暗，显示屏漆黑一片，构图只能靠猜测，于是许多照片都由于错误的猜测作废了。

还有另一些耽误时间的小问题，譬如草地坎坷，脚架不稳、熬夜者多，灯光杂乱什么的，当我捂着冻僵的双腿回到帐篷里时，已经一点了。

躺在床上，我想起刚刚的画面。

一张照片的 30 秒里，我转身看向室友，我蹲着，她站着，我仰头看着她，她仰头看着天。灿烂星空下是她裹着白色浴巾抱着臂的样子。

这样的景象很美。

我看看星星，又看看相机，对她说：“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情了。”

在草原寒冷的深夜里拍星星。

她笑了出来。

咔嚓一声，蒙古包和深蓝色的星空出现在显示屏上。

我惊叫一声。

室友很紧张：“怎么了？？”

我：“腿麻了！快快快，快扶我起来。”